乌蒙魂

蒋兴勇

初秋午后，行走乌蒙高原，来到水城米箩镇簸箕寨，村民家门前，三角梅花丛娇艳怒放，沿村路前行，往路口右转，穿过茂密成片的果园，满怀敬仰之情，来到了“杨连长”牺牲安葬的地方。

远处，连绵雄奇山峦间，巴朗河水静静流淌，仿佛在诉说这里红军英烈壮举的故事。历史的声息悄然拂过耳畔，悠远时光曾波澜壮阔的往昔，在当地无数人心中却永难忘怀、忘怀。

村民记忆深处，“杨连长”与“齐心会”群众组织离不开——

“杨连长”真名叫尹自勇，他带领红军战士投入“齐心会”活动，其真实身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党委委员，部队缩减后，担任九军团侦察连政治指导员。

1935年4月，红九军团抵达贵州大定（今大方县）猫场宿营时，遭国民党黔军和地方反动武装袭击。尹自勇率侦察连击退敌人，掩护红九军团顺利过梯子岩。当侦察连往大兔场（今纳雍县）方向追赶部队时，遭遇当地土司武装围追堵截，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。为了不伤及当地贫苦群众，减少不必要的伤亡，于是，尹自勇带领红军战士在乌蒙深处隐蔽下来进行革命活动。

在黔西北，水城董地一带有个“齐心会”，武装反抗当地恶霸势力和国民党地方政权的压迫。首领听说纳雍有一支红军的队伍，得知红军视穷人为亲人，打仗十分勇敢，主动派人与红军取得联系。几十名红军战士换上老百姓衣着，前往董地，尹自勇隐姓埋名，化名杨连长，从此，“杨连长”成了他在水城一带活动的身份。凭借军事才能，他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携手起来为民除恶，抵御当地反动武装势力，深受贫苦群众拥戴。在赫章、水城、威宁一带，“杨连长”带领开展的革命活动，震慑了乌蒙腹地一带反动势力，让国民党地方政权惶恐不安……

化名“杨连长”的尹自勇，1929年从江西永新县贫苦家庭走出，投身革命武装斗争。在方石岭战斗、黄陂草台岗战役中，骁勇善战，率领全连一举捣毁国民党军队，获“独胆英雄”“模范党员”称号。1934年10月，他跟随红军大部队从江西出发，踏上了长征征途。在黔西北，尹自勇率部掩护红九军团过梯子岩，在追赶部队途中留在了水城，继续开展革命斗争。不幸的是，1939年4月，国民党地方势力与反动土司设下圈套，把“杨连长”引到米箩乡，他被捕后惨遭杀害，头颅还被悬挂城门示众。这位年仅25岁的红军英雄，永远长眠在其曾战斗过的黔西北乌蒙腹地。

“杨连长”光荣牺牲后，当地人将其悄悄葬在了水城米箩寨山坡上，许多当地群众自发前往祭拜，深切缅怀这位英雄。当地群众还把安葬英雄之地，称为“杨连长包包”（即埋葬的小山坡）。

初秋午后的阳光依然灿然，杉林高耸遮荫，坡垄田间一派蓊郁。“杨连长”安葬地，柔风徐徐吹过，枝叶轻轻摇曳，几只飞蝶扑腾躲闪，时而停留绿丛间，倏而又飞远了，点缀满坡的翠绿。

簸箕寨真静，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了，老人孩子各自忙着手里的事，小黄狗慵懒地趴在院子里。房前屋后，田垄坡间，结满了鲜嫩的水果，这个季节，正是红心猕猴桃挂果的时候，藤架上密密串串，看上去十分诱人。水城米箩村寨，大多种植时令水果，春天的红樱桃、枇杷，夏时的酥脆李、杨梅，城里大街小巷里，常听到米箩果蔬的叫卖声……

心怀崇敬凭吊了“杨连长”安葬地，来到不远处的倮么布依寨，村委会广场石碑上，尹自勇（“杨连长”）烈士的事迹和图片尤为醒目，傍晚了，仍有外地游人静穆品读……

“革命不怕死，怕死不革命；杀了尹自勇，杀不了革命。”这是尹自勇生前一首短诗，深切地表达了对革命必胜信念与家国情怀！

乌蒙大地六盘水，无数先烈在此长眠。

乌蒙人民心中，永远铭记信念如磐、踏破关山的英雄故事。

从“杨连长”安葬地回城，沿台阶，缓缓挪步往上攀爬，凉都大地仙水坡烈士陵园，巍耸的“革命先烈纪念塔”下，尹自勇烈士墓碑安放陵园最显眼处。很早时候，先烈的遗骨已由米箩簸箕寨迁入了城关的陵园，重塑了墓碑，英烈忠魂，静栖于翠柏葱郁中。

青山埋忠骨，恩惠泽世人。浓浓硝烟早已散尽，尹自勇，这位少年时投身革命的红军英雄，这位当地少数民族同胞亲切称为“杨连长”的英雄，其坚如磐石的革命信仰，其无比悲壮的感人事迹，已穿越历史时空，久久回荡磅礴乌蒙浩然天地之间。

英雄从未远去，恒久刻印心中，纵然跨越千山万水，后人纷涌而来缅怀、瞻仰。乌蒙深处这抹红，这赓续红色血脉的基因，这绽放高原的红飘带，何尝不是激励我们踔厉奋发、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的磅礴伟力呢？

草鞋路的星辰大海

王道东

1934年9月，作为中央红军先遣队的红六军团队伍行至剑河县磻溪镇谢寨。沿山径向沟洞村方向行进时，眼前的武陵群山密林蔽日、沟壑纵横，完全辨不清通往三穗的方向。部队随即停下脚步，指派王连长带着一名战士换上便装，循着山坳里打谷子的声响，在田边找到正在劳作的王道田兄弟俩，请他们为队伍带路。

王道田兄弟俩领着红军穿过高下柳、盘响、岑安祥、八沟、敏洞、平教，一路顺利抵达高丘，为身处陌生深山的红军队伍指引了前行道路。

多年后，王道田老人回忆起这段经历，最难忘的细节就是红军战士脚上的鞋：几乎人人都穿着草鞋，有的以麻绳为筋，有的缝上了耐磨的旧布条，少数在鞋底垫了一小块熟牛皮。这些带着补丁的草鞋，踩过沟洞的泥泞田埂，在盘响、高下柳、岑安祥的山路上，留下了一行行深深浅浅的足迹。

我的老家，就在这段足迹的沿线——剑河县敏洞乡。年少时我在上学路上走过这些山道，那时候中学在十几里外的磻溪乡，从村庄到镇上整整15里，要沿着红军当年的足迹，翻过一道8里长的大山梁。山里的孩子早早就习惯了徒步，稚嫩的脚步踩在山路上，单程就要两个半小时，这是如今出门便坐车的人很难想象的体验。

山梁上遍布着黏性强的黄土，晴天时晒得硬实，光脚踩上去能真切触到大地的温热，一旦被雨水泡透，就成了比浆糊还黏的稀泥，路面滑得堪比结冰的湖面。山里的雨一下就是十天半月，黄泥路就成了我们这群学生每天要闯的难关。

3年求学路，我们早练出了一身“泥路本领”：滑倒时随手抓住路边的小树和杂草就能稳住身形，走山路的速度快得像山涧里的猿猴。雨天结伴上学是最难忘的记忆，我穿着草鞋，同学桔子穿雨鞋，雨荷穿凉鞋，3个人在寒风里互相拉扯着爬坡。穿着雨靴的桔子想拽住小草借力，没想把草连根拔起，她直接摔了个四脚朝天，大伙笑作一团；雨荷为了躲黄泥坑踩上窄窄的坑沿，脚下一滑坐到了泥潭边，满脸满身都是黄泥浆，只剩一双眼睛露在外面，惹得我们笑出了眼泪。大家凑到水沟边用冷水随便抹两把脸，跑起来身上反倒暖出了热气——现在回头想，草鞋虽然不防水，却是走泥路最防滑的鞋，这是我们山里孩子从小摸出来的道理。

山里人走泥路摔得多了，还攒出了不少苦中作乐的说法：摔了跤就自嘲“又抓了一只青蛙”，说自己是弯腰逮青蛙才滑倒的，谁也不会因为摔跤哭鼻子，山里的野孩子，摔多了自然就练出了一身硬骨头。那时候上学要自己从家里背米交到食堂，12岁的我扛15斤米走15里泥路，走几步就累得喘气。比我大一岁的哥哥总悄悄把我肩上的米袋挪到他肩上，怕我走不动摔在泥地里撒了米，我们特意用粗布缝成长长的行军式米袋，斜挎在身上，就算摔得再狠，米也不会撒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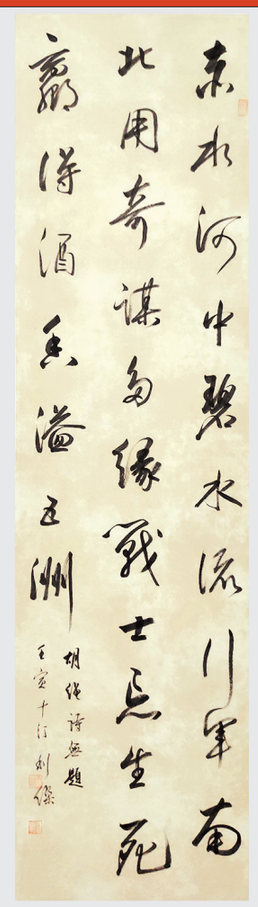
那些年这条黄泥路，难倒过走村串寨的货郎，吓退过初来乍到的外地媳妇，却从来没有拦住山里孩子上学的脚步。

这些年贵州的山路变了模样，县县通高速，乡乡通油路，连最偏远的组寨都通了硬化水泥路。当年穿着草鞋翻山的孩子，有的考上了大学，有的站上了讲台。曾经车都开不进来的深山，如今小轿车、货车能直接开到家门口，乡亲们下地干活，脚再也沾不到满腿黄泥。我也在山外的小城里安了家，书房墙上至今挂着一双亲手编的草鞋，每次抬头看见它，少年时脚上长冻疮的麻痒、山风灌进领口的寒意，都慢慢从记忆里浮上来，再回头品，竟尝不出多少苦，只留下扎扎实实的滚烫印记。

“苦不苦，想想长征两万五。”我总忍不住想起那些山路，红军穿着草鞋走过万里险山恶水，现在我们的苦又算得了什么？

从当年红军草鞋踏出的印迹出发，一代代大山人踩着泥泞一步步往前走，终于把崎岖的山道走成了通途，把闭塞的山沟走成了能望见远方的地方。我们循着草鞋的印记一路走来，脚下的路越走越宽，心里装着的星辰大海，也越来越近。

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



行书 《胡绳·无题》
樊利杰

赤水河中碧水流，
行军南北用奇谋。
多缘战士忘生死，
赢得酒香溢五洲。

樊利杰：中国书法家协会行书委员会委员、湖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。

雷公山上采八月笋

韦向东

农历八月，又去雷公山采八月笋了。

我从小生长在苗岭腹地，也就是雷公山脚下的乔洛村。山里一年四季都会给当地人送上礼物：春天坡上长满蕨菜，夏天野果甜得醉人，而最让我挂心的，永远是秋天雷公山的八月笋。这藏在密林里的野味儿，牵出我和这座山扯不开的温柔牵挂。

秋风把夏天的热吹得干干净净，下过几场秋雨，雷公山满眼都是深绿。慢慢入秋之后，八月笋就悄悄冒头了。它和春天急着往外钻的春笋不一样，攒了一整个夏天的力气，就等八月的秋风秋雨来催才醒。雷公山海拔落差大，气候一层一层分得很清楚，也就让八月笋从山顶到山脚慢慢生长：入秋的时候山顶先凉下来，温差合适，山顶竹林的笋先冒尖，山腰的笋跟着长出来，最后山脚的笋才慢慢破土。一层一层生长，采摘期长达一个半月，给苗乡人留了够长的收获时间。

小时候，在秋天里，走到哪儿都能闻得到八月笋的清香味。那时候家里穷，上山采笋就是秋天最实在的打牙祭。一到笋季，我要么自己背个小竹篓，踩着早上的露水钻进山里，要么约上几个小伙伴，叽叽喳喳扎进竹林里。那时候的快乐真的很简单，满脑子都是找笋子的开心。我在竹林的缝隙当中钻来钻去，盯着落叶底下找笋子，一看见饱满鲜嫩的笋子，就会弯下腰轻轻一拔，带着泥土潮气以及山林香气的笋就到手里了，心里会有种踏踏实实的满足。一根一根清甜的八月笋，撑满了我整个童年秋天的热闹。

后来长大参加工作了，快节奏的生活推着人往前，生活里多是琐碎以及疲惫，但我对八月笋的念想从来没有变淡过。每到秋天起风，笋芽开始冒头，我就会抽出时间开车上山，穿上一件长袖，戴上手套，进入雷公山跟笋子赴约。现在采笋早就不是为了吃饱，也不在乎采多采少，就是为了让身心歇口气，找回自己本来的样子，同时也是跟自然见面，跟花草树木说说话。

这么多年在雷公山的林子里转，我早就摸透了秋天山里的脾气，晴天雨天，冷了暖了，有没有收获，都是大山给我不一样的体验。秋天雷公山天气变起来没个准，刚才还大太阳，一会儿就乌云盖顶，满山都是雾。

晴天的山林又是另一番敞亮样子。秋天的太阳暖乎乎的不晒人，细碎的光从竹叶缝里漏下来，洒在林间，落在落叶以及竹枝和刚长出来的笋芽上，整个林子都变得清亮通透。慢慢的山风吹走林子里的闷湿，带着草木以及竹笋的清甜吹过来，满眼的绿意能把心都揉软了。心中攒下的所有浮躁以及疲惫，这一刻全都消散了，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放松下来。

下雨的时候山林最清净，可是采笋也最狼狈。连绵的秋雨把山野泡透了，雾气绕来绕去，竹林看起来清幽又有诗意。如果冒雨采笋，没一会儿衣服头发就全湿了，浑身冰凉。就算这样，我还是舍不得离开，就想泡在雨后山林的安静当中，吸着清新湿润的空气，慢悠悠地找笋，沉浸在秋天山林独有的清凉温柔里。

采笋的乐趣，就是有得有失，有苦有乐。山里从来没什么百分百圆满，有时候兴冲冲跑到一片长势不错的竹林，找了半天连个笋尖都看不见。可大山从来都不会亏待真心前来的人，惊喜往往出现在你累得不行，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一不小心闯进从没人来过的山谷，就能撞见意外的惊喜。这种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降临的惊喜，就是我年年都来雷公山、深爱采笋的缘由。

雷公山天生就拥有良好的生态，滋养出了八月笋独有的野味儿。它带着山里的顽强特性，笋身修长紧密，笋壳还带着淡淡的紫斑，看着就十分生动。剥掉壳之后，笋肉嫩黄精细，一点老筋都不存在。放到沸水里焯掉涩味，与稻花鱼、牛肉一起煮酸汤，吃完嘴里还留着甜味，带着高山独有的清香。当然，在雷公山上采笋，你还得遵照管理部门划定的区域有序进行，不得搞破坏性地采摘。

年年都会上山采笋，这脚步一直没停过，心境也缓缓产生了变化。从懵懵懂懂的小孩长成眼下两鬓斑白的中年人，岁月变了，年纪长了，可我对雷公山的怀念，以及对八月笋的钟爱，还有对山里的烟火盛况的向往，向来都没变。每次走进这片静静的林荫，都像是跟自然碰了个软绵绵的面；采到笋的那一刻，就像是跟岁月真心作了一次深刻交流。这山里的八月笋，早就不仅是一盘好吃的山野菜了，它已经刻在我的心里，是走多远都割不断的愁绪，是奔波半辈子之后，终还有一份生活底气，可以安心倚靠。

铁索横江 长虹飞架

韩中州

贵州是山的王国，西有乌蒙山磅礴压顶，北有大娄山锁住咽喉，东北有武陵山重峦叠嶂，中南有苗岭横亘东西。贵州人在山的合围里，找不到一块舒展的平地。由于峡谷纵横、山势陡峭，把路断成此岸与彼岸，即使两岸居民能隔岸相望、喊话交流，要想碰面也需涉险绕行一天的山路。极端的地形让“近在咫尺”变得“远在天涯”，被逼无奈的贵州人便想方设法开始建桥。于是便有了最早的梁桥、浮桥、索桥、拱桥，后来又有了美妙绝伦的斜拉桥、悬索桥、刚构桥、桁架桥……万桥飞架黔山贵水，天堑终成大道通途，贵州实现了从“地无三尺平”到“高速平原”的华丽转身，成为西部首个实现“县县通高速”的省份。山还是那些山，但路，早已不是那些路了。目前，贵州全省累计建成3.2万座桥梁，已建和在建桥梁总长超过5400公里，世界高桥前100名中有近半数坐落于贵州，其中独占鳌头的是花江峡谷大桥。

这座世界级超级工程被冠以“横竖”都是世界第一的名头，它轻松地跨越了地球上的一道裂缝。过去花江峡谷两岸的人若要往来，得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盘旋两小时，而如今，两分钟，一脚油门，天堑变通途。

受云贵准静止锋影响，峡谷中常年水汽充沛，缭绕的云雾时常漫过桥面，桥塔在云海中若隐若现，行走廊道如漫步云端。清晨，第一缕金光穿透云层，这架钢铁竖琴调好暖色调的音阶，风从桁梁间穿过，拨动紧绷的钢索，发出低沉的嗡鸣。这一刻，这条钢铁巨龙不再是冰冷的符号，而是与周边云海山川融为一体的温柔存在；这一刻，云雾不仅模糊了险峻的峰谷，更柔化了钢铁的棱角，天堑不再是阻隔，而是托举。傍晚，落日熔金，霞光映射硬朗的桥身，一道长虹的剪影嵌入绛紫的天幕，在夕照中不仅跨越了地理的深渊，更在人心深处升起壮美的豪情。

花江峡谷大桥是贵州桥旅融合3.0版本的集大成者。在桥体中央，工程师们打造了长达300米的巨型水幕激光投影系统，2026年6月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“最高的大桥水幕光影秀”认证。

站在大桥中央的玻璃观光廊道上，俯瞰被称为“地球裂缝”的花江大峡谷。此刻，峡谷底部的北盘江缩成一块温润的翡翠。这座科幻感十足的大桥，与古老的花江铁索桥隔空相望，无言地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。

从云渡服务区出来，驱车前往花江铁索桥所在的贞丰县平街乡花江村，在盘山公路上需小心翼翼盘旋10公里才能抵达目的地。

清光绪年间修建的花江铁索桥，14根粗大的铁链扣在两岸石孔里，每根262环，桥面铺木板，桥长只有70米，距水面高约70米。眼前这座桥是1992年复建的桥，原来那座老桥因下游水库蓄水已被淹没。但原初承载过人马、见证过烽火的那几根铁链，被卸下来静静地卧在桥面两侧，每侧四根。这座铁索桥修建过程命运多舛，三建两毁，前后历时6年才建成。北盘江花江段峡谷险峻，夏秋常遇洪水暴涨，从明代起就屡有建桥尝试，但均被洪水冲毁，两岸居民常年靠摆渡或攀悬崖绕行，一次往来需耗费一整天。到了清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，安义镇总兵蒋宗汉，筹足银款修建石桥，次年4月遭遇山洪，即将落成的石桥又被冲毁。但蒋宗汉没有气馁，他想起自己在云南修过金龙桥，也修补过盘江铁索桥，于是另择新址建桥，清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首次建成。但桥建成后因锚点岩石不牢固当年再次坍塌，蒋宗汉又择址重修，最终于1901年4月建成花江铁索桥。据摩崖石刻记载，建这座铁索桥费用万余两白银，蒋宗汉是该工程主要捐资人。

铁索桥在风里低声述说着91年前的往事。1935年4月中旬，中央红军主力正在坝草渡口抢渡北盘江。渡江不顺，前方受阻，而身后敌军一个整团的追兵正紧咬不放。一旦被追兵压到江边，大军将腹背受敌，退无可退。花江铁索桥是关岭方向通往贞丰北盘江渡口一带的重要通道，谁卡住这座桥，谁就卡住了西进的咽喉。红三军团第十一团政委张爱萍率部星夜兼程，先击溃平街守敌，随即直扑铁索桥，连续夺取箐门口、七块碑、花江寨等一线阵地，与敌军隔着峡谷对峙。桥南桥北，枪声在崖壁之间来回碰撞，子弹打在对面的岩石上，碎屑和火星一起溅落江中。没有援兵，没有退路，红军在一段狭窄古道上坚守了一个白天、两个整夜，把这座桥锁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，成功阻止了敌军南下，为掩护中央纵队安全渡过北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。

在这条“地球裂缝”上，还有一座抗战时期的盘江铁桥与这两座桥在时空中交错叠合。这座桥又称二战钢桥，位于北盘江上游，距花江铁索桥不到30公里，素有“滇黔锁钥”之称，是滇缅公路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核心节点，途经缅甸、印度入境的抗战物资，都必须经该桥运往抗日前线。1941年6月8日上午9点多钟，9架日军轰炸机进入盘江铁桥上空，共投下20余枚高爆弹，桥身和桥墩被炸毁，滇黔公路运输中断。花江铁索桥与周边渡口作为备用通道与盘江铁桥，承担起45万吨抗战物资的转运，成为保障抗战运输的“第二生命线”。

我站在铁索桥上抬头仰望，峡谷周围的山头，被夕晖镀上一层金色。我的视野被夕照中凌空飞架的花江峡谷大桥再次吸引。从崖底望上去，它不像是人力所为，更像某条巨兽的骨架被遗落在云端。我头顶的大桥与脚下的铁桥，一旧一新，一上一下，遥相呼应，隔着不到一公里的水平距离，却像隔着不同时空的垂直光阴。

铁索横江，连着一代代人的奋斗和期盼；长虹飞架，连着这片土地的过往与新生。

本版责编：黄蔚 姚曼 邱奕 赵怡 版式设计：侯刚

本社地址：贵阳市宝山北路372号 邮编：550001 直拨电话：报刊社办公室0851－86626266 白班编辑室0851－86625091 夜班编辑室0851－86625148 广告热线：0851－86763333 零售：1.5元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印务分公司承印 地址：贵阳市乌当区高新北路1号